

孤独侠

下

沈默著



重出江湖系列⑩

孤独侠

2

沈 默 著

责任编辑:李德民

封面设计:李 立

重出江湖系列⑩

孤独侠 2

作 者:沈 默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 刷:甘肃省新华印刷厂

87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68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7-223-00980-7/1·268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内容简介

落风崖之战，奇峰迭出，诡异至极。魔尊凤霞飞殉情，终于使独孤寂心摆脱了孤独杀手族的人生困惑。他不但以玄异气功救活了凤霞飞，更在一个巨大的血杀阴谋中促成了异域魔族和中原武林的临时联合，逃出生天……

浪子刀客燕孤鸿，毕生追求刀术与天道的统一，成了天下第一刀，生平游戏人间，无拘无束，恩泽了美侠女碧月夜后，又飘然而去。碧月夜苦等至垂垂将死，终于感化浪子之心……

“修罗掌刀”寒冰心，掌力绝世，更欲问鼎天下。

三大高手会聚希玉镇后，是为了各自对“自我、天道、天下”的逐梦追求而大战呢，

还是为了武林利益而将私心暂搁一边？

那个血杀武林的大阴谋的主使又谁？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混战	1
第二十七章	飞霞凤舞	11
第二十八章	混战 II	22
第二十九章	玄家异宗	32
第三十章	佛魔分脉	41
第三十一章	游僧空宇	52
第三十二章	孤独的剑	62
第三十三章	落风之役	72
第三十四章	终结	82
第三十五章	剑心之芒	92
第三十六章	隐者无名	102
第三十七章	刀与梦	113
第三十八章	绝狼	123
第三十九章	心之死	135
第四十章	血睛天巔	146
第四十一章	浴死复生	155
第四十二章	天地一刀	165
第四十三章	灵与肉	177
第四十四章	燕翔月夜	189

第四十五章	孤独与修罗	201
第四十六章	组盟	212
第四十七章	天下七绝隐	225
第四十八章	三大宗师	237
第四十九章	无敌	249
第五十章	血乱希玉	263

第二十六章 混战

凤霞飞呼声甫落；“鬼舞教”众人，便已如狼似虎，扑出！
中原联军也毫不含糊，立即反击。

至于，“黑盟”人众，则暂时按兵不动。

“落风崖”的落风，愈加凄凉、萧瑟。

人的血，也肆流得更悲情、更无奈。

生命的血影惊情，就在此时，真实上演。

“鬼舞六护将”老六“抗后双斧”舒芍，率先挥舞双斧劈出。

首先与舒芍遭遇的是“巛玫派”的两个门众。“巛玫”两个门下，还来不及反应，已被舒芍疾舞的双斧，砍得跌翻开去。

一旁隶属于“昶山派”的“双剑士”胡介复与胡介行兄弟，连忙接下舒芍。胡氏兄弟是一对双胞胎。两人最擅连使一套“魁斗分移”剑法他们面容极为神似，对敌又是不论多少，都是两人齐上。因此，“魁斗分移”剑法的诡谲多变、难以寻度的特性，乃在他们手中多所发挥；对敌者常眩惑于他俩人的左右互易与迅快出招，而惨遭败果。是以，他们“双剑士”也就凭藉着这套诡丽的剑法，堂堂列名于“八剑士”之中。

舒芍厉吼，双斧再加劲，猛冲向胡氏兄弟。

在左的胡介复，左手一动，三道绚丽剑光，蓦然飞起。

在右的胡介行，则右腕一颤，亦发出三道精电剑芒，由下而上，叠进胡介复的三剑里。

六道剑辉，灿烂交杂；绞成一片碎落的剑网，满满的缚住舒芍。

舒芍一声大喝！双斧猛地一错，一片兵冷利风，倏地狂升，硬打胡氏兄弟的剑网。

“诃！”

连续数次铁器交击声扬起。

胡氏兄弟齐齐退开四尺（约一百二十公分），身形晃了几晃，勉强立住。

舒芍则稳稳站着，嘴角噙血。看来，两方各自互有损伤。

胡氏兄弟对看一眼，默契十足，身形立动，直飙而出，化作两团剑影，再袭向舒芍。

舒芍凝神以待，全力握斧，狂嗥劈出。

又是数起兵刃激荡声，洋溢飘起。三人又战作一堆。

那边厢打得热闹，这里也是紧凑得紧、绝无冷场。

“云中月”怜汎澜玉手摇一条黄巾，卷起一团虚虚蒙蒙的月黄芒光，飞打敌人。怜汎澜是“四大法后”之首。“四大法后”乃“鬼舞教”教内位极尊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宝座，仅仅次于教主。由此，可知她的艺业，亦该是不凡。

与她对战的是“九天女”第八的“黑纱”雪夜舞。雪夜舞自出道以来，便未曾出过手。而今“落风之役”，想来即是她扬名天下的第一战。

雪夜舞纤腰微摆，黑纱随之飘荡不止，犹如天仙临登、脱俗至极；她一个虚晃，人已落在怜汎澜身旁。

怜汎澜娇哼一声，黄巾一个转折，飙到雪夜舞面前。

雪夜舞身形再走，双指连连弹出，纷点虚空，结成一片指网，柔柔缠住怜汎澜的黄巾。

怜汎澜眼中掠过惊诧。她手一仰，黄巾蓦然荡起，脱出雪夜舞指网控制。

雪夜舞双脚一滑，溜出三尺（约九十公分），腰猛然一扭，整个人奇异弯回，两手翻飞，抓住怜汎澜。“鬼仙”亲传的“鬼魅无极”身法，尽性展露。

怜汎澜右脚飞起，连踹十余脚；左脚也同时由下突出，在右脚狂动的掩护下，无声无息地蹴到，雪夜舞的小脚。

雪夜舞双足一点，人悠然飘起，轻灵浮在半空中。

怜汎澜连绵攻势，立告落空。怜汎澜自不丧气，黄巾再展，一圆黄月，蓦地充盈于雪夜舞眼前。

雪夜舞两手长袖一翻，纤纤玉手缓缓伸出。“水晶宫”秘式“闪

形十八打”，已待出招。

怜汎澜黄巾挥洒自如，那一轮黄月，仿佛情深地贴附于雪夜舞跟前。

雪夜舞脚一蹬，人便化成一叠影子，来回穿梭于怜汎澜的黄月里。那就像她是一缕幽魂，并无形体般的神秘、迷邃。使人惊讶！

渐渐的——一旁人的眸里，只能映出一团黑与一团黄，正舞动着，模糊缠绵；她们那愈来愈快的身影！再难以看清。

“刀行百里”胡莫愁硬撞入人群里。他那一手既柔且刚的“断水刀法”，任情挥洒；凡是出没于他身边的异域人，无不惨跌倒死。

胡莫愁运刀痛快，正欲击倒第十一入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小子！你的对手是我。别弄错了！”

胡莫愁蓦然转身，狂喝：“厉翼北。是你！”

厉翼北单手持枪，气势惊天。“就是我‘潜龙’。接招吧！”

厉翼北手中长矛，一个转旋，猛然前冲，刺进胡莫愁的刀网中。

胡莫愁收刀护身，身形急退，让过厉翼北夺命长矛，再脚足急动，反扑厉翼北。他势冷力霸的喊道：“厉翼北，接我胡家刀的‘水沧沧’。”断水刀漫起满天刀影，死死地包围住厉翼北。

厉翼北长笑一声，手腕疾转，银亮枪矛，勾起一尾长龙，直噬胡莫愁。“礼尚往来啊。小子，你也尝尝厉某的‘抗心淹’矛法。”

胡莫愁加紧催劲，“水沧沧”满满灌注入他的真气。

但是，厉翼北的长矛，凝劲贯强，仍是直捣黄龙，并未受阻，径自破入，胡莫愁刀网中心。

胡莫愁一惊，左右手同力持刀。他暴喝一声，断水刀连连翻折，错出了几道刀浪，稳稳地护在胸前。

厉翼北也是了得。他长矛一缩，再冲；蓦地变转方向，由下而上，袭到胡莫愁腹腔。

胡莫愁狠性升起，他双腕强力一压，断水刀带起的腾越刀浪，猛地降下，与长矛交缠不休。

“锵当”声不绝于耳！

厉翼北眼中厉芒一闪，长笑道：“小子你完了。”他手上用劲，长矛挑起，将胡莫愁刀网，扫得殆尽，断水刀受力被弹开。厉翼北长矛

再猛然一旋，如入无人之地，直刺胡莫愁胸坎。

胡莫愁猝然下，再无力回刀自保；眼看，他就要丧命于厉翼北矛下。情势千钧一发之际，两把剑、一把刀突然伸了出来，接过厉翼北的潜龙矛。

胡莫愁稍吁一口气，发现援救的人，便是他爹“震天吼”胡啸英，与他的妻子“旋舞剑”单莺语，以及“靛痕派”“霸剑士”干祯。

干祯是“靛痕派”极负盛名的剑手。他是“靛痕”前任掌门“一剑撑天”蒋述的关门弟子；一手师承的狂霸勇悍、煞气充足的“独霸煞剑”，被誉为“靛痕派”的四大剑法之一。虽然，干祯犹不满三十；但他于江湖里的声誉、地位，却已不在掌门“冷剑”单鼎，以及“靛痕”另一知名高手“神龙客”戴天单之下。干祯堪称是，“靛痕派”新一代的第一人物。

厉翼北倏地受到三人的夹攻，不由压力一重。然而，他仍是谈笑风生、傲然非常。他猛一叱咋道：“好：‘八剑士’之一干祯的‘独霸煞剑’，厉某早便闻名已久。想不到今日一战，竟能有缘来会。好极！哈。”

“如此说来，干某今日倒不宜让你这武痴失望了。”貌相冷厉的干祯，手上大剑横向劈出。

厉翼北虽然压力沉重，却仍保有一副洒然轻松的模样。他长矛一拖，一道雪亮银光，遽地爆满碎芒，洒溅于干、胡、单三人身前。

胡啸英与单莺语两人忿气厉翼北差点便要取下胡莫愁性命，当下出手俱是狠辣无比。

单莺语见厉翼北潜龙矛拖来，不闪不避，一个翻身，闪跳到厉翼北上方的。

胡啸英则长刀芒转，硬抗上厉翼北的长矛。

干祯见两人招式骚动，知道两人动怒，心中大叫不妙。战场厮杀，怎可容得心浮气躁！他猛地一喝：“单师妹小心。”手上大剑，狂然升起，暴落；“独霸煞剑”绝式“霸雷击轰”，疾劈厉翼北。

这时！兀自喘息的胡莫愁，也看出状况不妙。他忽地急窜起，忙扑向犹在虚空的单莺语。

厉翼北傲啸长空。他右手持稳长矛中端，潜龙矛一动，转旋出一

轮银光利圆，将他自身上下全部围住。

单莺语本要着力下扑，但却被厉翼北的矛图所阻；而她又过于急躁，已无气换转身姿。登时，她已于不觉中，陷入削腿断命的危殆景况里。所幸，胡莫愁见机得早，一把扑住单莺语，两人一同翻开，滚倒地上，方才避过一次死厄。

干祯与胡啸英的攻击，都落在厉翼北长矛旋成的辉圆。

厉翼北长矛受力，陡地一滞，亮圆闪灭。厉翼北长矛一敛，再放，数条矛影如蛇钻出，袭向干、胡二人。

胡莫愁与单莺语着地，便即翻身，快速站起，确定彼此没有受伤，深情对笑后，又再扑住厉翼北。五人很快又战成一团。

“四大法后”的“雾中花”楼青宴，与“华幔长舒”顾自怜，则敌上“驰电三刀”与“匡都派”的战玄黄和金拍天。

“匡都派”是以掌功纵名江湖的门派；其门下虽也有旁习武器者，但大致都以修习掌功为主。战玄黄与金拍天便是个中翘楚。

前者，凭他一身雄浑真气，与自创的“天裂掌”，享誉武林；后者，则是“匡都”掌门桑季矢的七大弟子之一，擅使“匡都派”的各类掌法。

“雾中花”楼青宴精于“鬼舞教”的诡奇指法“癸秘指”。她纤指轻旋荡飘，忽左忽右，仿佛毫无章法地，随意点向战、金二人。

战玄黄右掌拍出，强厉的劲气，翻涌冲往楼青宴。

金拍天则使了个阴柔掌力，由楼青宴左方绕人，连打九掌，绝不留情的径击楼青宴。

楼青宴那不断变动着姿势的玉指，挥摆连连；各种各样的诱人姿态，乱象纷呈地抛入战、金二人的眼眸里。她右指戳到，战玄黄的掌心虎口。同时，她左腿蓦地飘起，一连踢出九腿，挡卸金拍天的攻击。

战玄黄闷嘶，撤掌。

金拍天则知机地先一步退开，再组攻势。他脚步一个滑动，由左而右，接连又击出十八掌。

楼青宴心知肚明，眼前的两人，都是掌上修为不浅的高手。然而，她的“癸秘指”却是专破掌气功夫的不世秘招。因此，她显得十

分的从容不迫，飘逸至极。身形一晃，如影随形的闪到金拍天身后。

战玄黄一掌被外域女子一指点退，怒气陡扬、愤怒暴躁。他一个大喝，双掌猛地由外往内扣。“拍天，让开！”一股盛大的劲气，仿若有生命似的从楼青宴的背后，狂然拍到。

十八掌落空、正为楼青宴那无影身法骇悸的金拍天，趁机一个前纵，脱开楼青宴的纠缠。

“来得好！”楼青宴娇喊。她一个浮升，身子忽然拔起十尺（约三公尺）。战玄黄那狂飙似的掌风，扫得兀在空中的楼青宴，荡荡飘飘，那曼美旋浮的身影，便仿佛要脱世仙去一般。

战玄黄原地立稳，蓄气“天裂掌”。他双掌猛推，一道刀般锐利的掌风，倏地按出。这一道掌风，同时也将他方才打出的那道掌劲，全数融入，立即变得声威霸升、气势陡攀地猛击楼青宴。

金拍天配合着战玄黄的攻势，也骤然窜起。他在楼青宴的背后，筑起一道掌网，让她无处可遁。

楼青宴料不到战玄黄竟能以掌带掌；将那击不中的一掌，当作提升气势、威力的辅佐。神州果然能人无数！眼前这样一个莽撞大汉，谁想得到他竟能施出这么精妙的掌法。楼青宴有点惊讶，但并不慌乱。楼青宴右手食指竖起，左手捏起中指。她左中指一弹，一缕阴寒的指风，便如锥刺入战玄黄的掌风。同时，她头也不回，右指后伸突地插进，金拍天的掌网中心。

战玄黄蓦然觉得，有一缕虚虚渺渺的劲力，侵入他的掌式内。他大为骇动。战玄黄猛地收掌。两脚急速摆动，双手狂奔似的挥扬着。战玄黄企图用着本身真气的疾流律动，将那一缕无孔不入的阴气，驱逐出去。

就在战玄黄急着催气化掉楼青宴阴邪的“癸秘指”指气之际，金拍天已然险象环生、命危一悬。

楼青宴很清楚，她那一弹的阴寒指力，能让战玄黄乱上一会；那她便有足够的时间解决金拍天。果然，战玄黄自顾不暇，难以旁及金拍天。

金拍天手忙脚乱，倾尽全力挡着楼青宴的格杀。

楼青宴淡淡一指。“躺下吧！”外放的真气，柔柔地化为三道指

力，点到金拍天右掌。

金拍天不敢大意！连忙让过楼青宴三指。随后，大叫一声，以壮声威：“那倒未必！”硬鼓起真气，布满右掌虎口，一个吸气，右臂暴涨，一个前伸，抓到楼青宴右肩。

就在金拍天快要碰到楼青宴左肩时，楼青宴的左手小指，却突然冒出。她小指也是轻轻一弹；也是一缕阴阴的指气，如剑穿刺金拍天掌心。

“啊！”

金拍天惨嘶一声，暴退。同一时间，他还不忘猛拍一掌，以阻止楼青宴趁势侵袭。

楼青宴娇声再笑，一个欺身，右手食、中两指一挟，便要擒住金拍天手掌。

此时。

一道人影倏地闪入，楼青宴眼尾余光。是个人！有把剑！而且，杀机冷森；是高手！她心里一颤，蓦地上身。

“师弟，你没事？”那人扶住侧倒的金拍天问道。

金拍天望了望来人。他欣慰的笑了，且说：“大师兄——师弟没用——打不过她。你可得让那婆娘——好好尝尝你的——‘狂痴剑迷’——”

“好。”来人答应一声后，金拍天便昏了过去。

“九乾，你来了！”刚将楼青宴指气法除出去的战玄黄，疾掠过来，搭着金拍天的腕脉，且道。

九乾？卢九乾！来人可是隶属于“八剑士”的“狂剑士”卢九乾？众人传闻，他是“匡都派”最奇怪的异类。在掌功全面盛行的“匡都派”中，很讽刺地还流传有一套绝式剑法“狂痴剑迷”。但是，这套剑法需要的是，一种笑尽天下的傲痴狂态。这跟务求扎实掌功的“匡都派”人来说，简直是个玩笑。所以，传世以来，练成者也不过寥寥数人。然而，这卢九乾天性逍遥，做事毫无常法，只知任心游之。桑季矢自从收养他之后，便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卢九乾向来反逆，不爱下苦功学习掌法。所以，桑季矢无法可施下，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将那套“狂痴剑迷”传了给他。谁知！卢九乾就像是天生便要

来继承这套剑法似的；在短短的几年间，他便如脱胎换骨一样，功成了“狂痴剑迷”；并且，立即被列入“八剑士”的行列。于是，他的剑，亦传为武林奇闻之一。

战玄黄替金拍天把了把脉后，道：“嗯。还好。拍天没事。只是，中了那妖女的指气。不过少说，也得躺个个把月。”

卢九乾听完后，命人将金拍天送了下去。他起身，面对楼青宴，一个狂啸，声震一线青天。“来吧！”卢九乾拍了拍背后宝剑“冷烽”，傲然笑道。

楼青宴问哼一声。“你，狂傲小子，想来是劳啥子‘狂剑士’？”

“锵！”

冷烽出鞘。

“哈哈！”卢九乾持剑，遥指楼青宴。“就是，区区在下我；‘狂剑士’卢九乾。”

“哼！你，没什么。初出茅庐，施倩桦，还打不赢。”楼青宴忽然翻出当年在“九派联技大会”中，卢九乾与方出道的施倩桦战成平手的旧帐，要用来讥弄卢九乾。

于此，也可看出，异域人是多么地注意神州武林的动静。否则，远在千里外的楼青宴，又怎会知晓此事？卢九乾心中一凜。

卢九乾并不动怒，反倒哈哈大笑。“哈！你可真是博闻！不过你大概不清楚，我卢九乾可是十分的怜香惜玉。倩桦这么美的女子，我又岂会伤她。不过像你嘛——。”

楼青宴不觉地问道：“怎样？”

卢九乾又是哈哈笑道：“像你嘛，我是完全不在意，于你面上添上几道伤痕的。哈！”

楼青宴眸里绿光炽烈。看来，她反倒被激起怒气。“你，死定了。”

“九乾，别说了。快些宰了她。”战玄黄嚷道。

卢九乾狂态尽露。“妖女姑娘，那就请吧！”

卢九乾动！

战玄黄动！

楼青宴也动！

又是一场厮杀。

顾自怜呢？

她游刃有余地飘走于，“驰电三刀”三人之间。

“驰电三刀”老大梅陌之的厚背刀，如电驰般扫往顾自怜。

老二吉铭舍则刀化圈园，以柔劲系住顾自怜左方。

老三陈毅出专取顾自怜右方，猛砍猛砸，一派刚硬刀势。

顾自怜使用的武器，是她自创的“华幔”。华幔是用一卷布，紧缠在一条木棍上，所制成的怪兵器。那木棍的主体，可用作点穴；且两端削尖，更可刺敌。另外，缠在棍上的布，于运气灌入后，亦能如刀片般锐利，当可伤敌。

“驰电三刀”三兄弟因为首度遇到这等诡奇的兵器，不由地缚手缚脚；甫与顾自怜交手，便落了个十足下风。

顾自怜面容秀媚，虽称不上绝世美女，但也有股深远细致的韵味。尤其在，她华幔柔轻展开时，更将她若隐若现、妙莹柔逸的美丽身姿，烘托得十分明显，使人睹之心动。

这时，顾自怜右手缓缓探出，捏住华幔棍子中间，手腕一翻，华幔系住的丽布，蓦地化作一堆肆意奔放的艳云，纷袭敌人。

陈毅出刚猛的刀法，砍到顾自怜的华幔，全然没有效用，反倒处处受制，窝囊已极。

与顾自怜正对面的梅陌之！则刀刀精准、迅快；但却老是被华幔借力弹开，亦是同样的无功而返。

至于老二吉铭舍，则以柔御柔，虽仍是不能挥洒自如，但总已好过老大、老三的备受制肘。

顾自怜华幔连连翻转，卷出了漫天的丽色彩影。

陈毅出闷吭一声，左肩已被顾自怜催劲运起的华幔，那附着的如刀的锐利彩布所割伤。

梅陌之骤见三弟受伤，猛一发喊，厚背刀翻腾砍出，一层厚实的刀光，掩往顾自怜。

吉铭舍杀得眼中血芒大现，他遽然举起厚背刀，“刷刷”几声，圈开几团刀花，疾划顾自怜华幔。

本已踉跄走退的陈毅出，为了配合他两位义兄的攻势，强忍住伤

痛，身形一展，又挥刀劈向顾自怜。

顾自怜霎时陷入危境中。然而，她并不骇惧。一声厉喝：“找死！”但见，她秀发如浪翻旋！一双眼睛紧盯着三人的攻击方位角度，毫不松懈。顾自怜忽动。她双足轻点，华幔如云卷起，直向梅陌之。

梅陌之回刀！厚背刀再微微扬起。他双手持刀，暴啸！陡地，厚背刀加势猛闯，一如晴日乍现的电芒，径往顾自怜。

顾自怜原势不变，还是往梅陌之的方向冲去。到了距梅陌之还有三尺时，顾自怜蓦然停住。她华幔一拖，一片彩云倏地来至她背后的吉铭舍体前。

吉铭舍刀花疾转，与华幔缠个正着。

顾自怜轻笑，整个身子翻起，带走华幔，扑向她的真正目标：陈毅出。

陈毅出凶悍本色未弱。他见顾自怜连同华幔袭来，也不惊慌。陡然止步，伫立原地，一刀在手，遥指顾自怜。

顾自怜来到陈毅出身前。

陈毅出刀转，化成一团刀光，护住自己。

顾自怜右腕轻颤，华幔漾出几叠浪彩，波伏起荡地穿入陈毅出洒布的刀芒中。

“啊！”陈毅出惨嚎暴跌出十尺（三公尺）；生死未辨。

援救不及的梅陌之、吉铭舍，与陈毅出兄弟情深；两人一个对望，厚背刀博命劈砍，拼死缠住顾自怜。

顾自怜被他们突来的狠劲与拼命的打法，暂时绑缚住，无法再对陈毅出下手。她挥抖华幔，卷开一层层的华云，裹住自己。她要静待时机；等到梅、吉两人凶力拼劲不济、锐气尽去时，便是她出手的最佳一刻。